



Figure 1. 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s (Y-axis) a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trials (X-axis) for the correct and incorrect responses. Error bars represent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mean.

the correct response. 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s increased from 65% to 95% over the 10 trials,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incorrect responses decreased from 35% to 5% (Figure 1). 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incorrect responses for all trials ($t(1, 10) = 10.0, p < 0.001$).

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incorrect responses for all trials ($t(1, 10) = 10.0, p < 0.001$). 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incorrect responses for all trials ($t(1, 10) = 10.0, p < 0.001$).

汉 书

三

[汉]班 固 撰

[唐]颜师古 注

中 华 书 局

汉书卷六十三

武五子传第三十三

师古曰：“诸帝子传皆言王，而此独云子者，以戾太子在其中也。”

孝武皇帝六男。卫皇后生戾太子，赵婕妤生孝昭帝，王夫人生齐怀王闳，^①李姬生燕刺王旦、广陵厉王胥，^②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。^③

①师古曰：“闳音宏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不知官秩，故云李姬。谥法‘暴戾无亲曰刺’。刺音来葛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髡音博。”

戾太子据，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，年七岁矣。初，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，甚喜，为立襍，^①使东方朔、枚皋作襍祝。^②少壮，诏受公羊春秋，^③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。及冠就官，上为立博望苑，^④使通宾客，从其所好，故多以异端进者。元鼎四年，纳史良娣，^⑤产子男进，号曰史皇孙。^⑥

①师古曰：“襍，求子之神也，解在枚皋传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祝，襍之祝辞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少壮者，言渐长大也。少读如本字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取其广博观望也。”

⑤韦昭曰：“良娣，太子之内官也。太子有妃，有良娣，有孺子，凡三等。”师古曰：“娣音弟。”

⑥张晏曰：“皆以舅氏姓为氏，以相别也。”师古曰：“进者，皇孙名。”

武帝末，卫后宠衰，江充用事。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，^①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，会巫蛊事起，充因此为奸。是时，上春秋高，意多所恶，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，穷治其事。丞相公孙贺父子，阳石、诸邑公主，^②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。^③语在公孙贺、江充传。

①师古曰：“充为直指使者，劾太子家车行驰道上，没入车马，太子求充，充不听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两公主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伉音抗，又音刚。”

充典治巫蛊，既知上意，白言宫中有蛊气，入宫至省中，坏御座掘地。上使按道侯韩说、御史章赣、黄门苏文等助充。^①充遂至太子宫掘蛊，得桐木人。时上疾，辟暑甘泉宫，^②独皇后、太子在。^③太子召问少傅石德，^④德惧为师傅并诛，因谓太子曰：“前丞相父子、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，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，不知巫置之邪，将实有也，无以自明，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，^⑤穷治其奸诈。且上疾在甘泉，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，^⑥上存亡未可知，而奸臣如此，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？”^⑦太子急，然德言。

①师古曰：“说读曰悦。赣音贡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辟读曰避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在京师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石庆子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矫，托也，托诏命也。”

⑥苏林曰：“家吏，皇后吏也。”臣瓚曰：“太子称家，家吏是太子吏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既言皇后及家吏，此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。瓚说是也。”

⑦韦昭曰：“始皇死，赵高诈杀扶苏而立胡亥也。”

征和二年七月壬午，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。按道侯说疑使者有〔诏〕〔诈〕，不肯受诏，^{〔1〕}客格杀说。御史章赣被创突亡，自归甘泉。太子使舍人无且^①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，因长御倚华^②具白皇后，发中

厩车载射士，^③出武库兵，发长乐宫卫，告令百官曰江充反。乃斩充以徇，炙胡巫上林中。^④遂部宾客为将率，与丞相刘屈氂等战。长安中扰乱，言太子反，以故众不肯附。太子兵败，亡，不得。^⑤

①师古曰：“且音子闾反。”

②郑氏曰：“长音长者。”如淳曰：“汉仪注女长御比侍中，皇后见姪娥以下，长御称谢。倚华，字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倚音于绮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中厩，皇后车马所在也。”

④服虔曰：“作巫蛊之胡人也。炙，烧也。”师古曰：“胡巫受充意指，妄作蛊状，太子特忿，且欲得其情实，故以火炙之，令毒痛耳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太子出亡，而吏追捕不得也。”

上怒甚，群下忧惧，不知所出。^①壶关三老茂上书曰：^②“臣闻父者犹天，母者犹地，子犹万物也。故天平地安，阴阳和调，物乃茂成；父慈母爱，室家之中，子乃孝顺。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，父子不和则室家（散）[丧]亡。^{〔2〕}故父不父则子不子，君不君则臣不臣，虽有粟，吾岂得而食诸！^③昔者虞舜，孝之至也，而不中于瞽叟；^④孝己被谤，伯奇放流，^⑤骨肉至亲，父子相疑。何者？积毁之所生也。由是观之，子无不孝，而父有不察。（令）〔今〕皇太子为汉适嗣，^{⑥〔3〕}承万世之业，体祖宗之重，亲则皇帝之宗子也。江充，布衣之人，闾阎之隶臣耳，^⑦陛下显而用之，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，^⑧造饰奸诈，群邪错谬，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。^⑨太子进则不得上见，退则困于乱臣，独冤结而亡告，不忍忿忿之心，起而杀充，恐惧遁逃，^⑩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，臣窃以为无邪心。诗云：‘营营青蝇，止于藩；恺悌君子，无信谗言；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’^⑪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，天下莫不闻，其罪固宜。^⑫陛下不省察，深过太子，^⑬发盛怒，举大兵而求之，三公自将，智者不敢言，辩士不敢说，臣窃痛之。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，^⑭比干尽仁而遗其身，^⑮忠臣竭诚不顾铁钺之诛^⑯以陈其愚，志在匡君安社稷也。^⑰诗云：‘取彼谗人，投畀豺虎。’^⑱唯陛下宽心慰意，少察所亲，^⑲毋患太子之非，亟罢甲兵，无

令太子久亡。^②臣不胜惓惓，^③出一旦之命，待罪建章阙下。”书奏，天子感寤。

①师古曰：“计无所出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壶关，上党之县也。荀悦汉纪云令狐茂，班史不载其姓，不知于何得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论语云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‘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’公曰：‘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岂得而食诸！’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，则国必危亡，仓廩虽多，吾不得食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中，当也。瞽叟，舜父也。言不当其意也。中音竹仲反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孝己、伯奇并已解于上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道读曰嫡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隶，贱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蹴音千六反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鬲与隔同。”

⑩师古曰：“遁，亡也。”

⑪师古曰：“小雅青蝇之诗也。营营，往来之貌也。藩，篱也。恺，乐；悌，易也。言青蝇来往，止于藩篱，变白作黑，谗人构毁，间亲令疏，乐易之君子不当信用。若谗言无极，则四国亦以交乱，宜深察也。”

⑫师古曰：“充宜得罪也。”

⑬师古曰：“以太子为罪过而深责之。”

⑭师古曰：“忘，亡也。吴王杀之，被以恶名，失其善称号。”

⑮师古曰：“比干，殷之贤臣，以道谏纣，纣怒杀之，而剖其心也。”

⑯师古曰：“铍，所以斫人，如今莖刃也，音肤。”

⑰师古曰：“匡，正也。正其失也。”

⑱师古曰：“小雅巷伯之诗。言谮谗之人，诚可疾恶，愿投与猛兽食之。异音必寐反。”

⑲师古曰：“父子之道，天性之亲也。”

⑳师古曰：“亟，急也，音居力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倦读曰拳，解在刘向传。”

太子之亡也，东至湖，^①臧匿泉鸠里。^②主人家贫，常卖屨以给太子。太子有故人在湖，闻其富贍，使人呼之^③而发觉。吏围捕太子，太子自度不得脱，^④即入室距户自经。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，足蹶开户，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，主人公遂格斗死，皇孙二人皆并遇害。上既伤太子，乃下诏曰：“盖行疑赏，所以申信也。其封李寿为邳侯，^⑤张富昌为题侯。”^⑥

①师古曰：“湖，县名，今兢州阌乡、湖城二县皆其地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泉鸠水今在阌乡县东南十五里，见有戾太子冢，冢在涧东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贍，足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度音大各反。”

⑤韦昭曰：“邳在河内。”师古曰：“为其解救太子也。邳音于。”

⑥孟康曰：“县名也。”晋灼曰：“地理志无也。功臣表食邑钜鹿。”师古曰：“晋说是也。”

久之，巫蛊事多不信。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，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，上遂擢千秋为丞相，而族灭江充家，焚苏文于横桥上，^①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，初为北地太守，后族。上怜太子无辜，乃作思子宫，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。^②天下闻而悲之。

①(师古)[孟康]曰：^[4]“横音光。”师古曰：“即横门渭桥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言已望而思之，庶太子之魂来归也。其台在今湖城县之西，阌乡之东，基趾犹存。”

初，太子有三男一女，女者平舆侯嗣子尚焉。及太子败，皆同时遇害。卫(侯)[后]、史良娣葬长安城南。^[5]史皇孙、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。^①皇孙二人随太子者，与太子并葬湖。^②

①苏林曰：“苑名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，则二皇孙也。”

太子有遗孙一人，史皇孙子，王夫人男，年十八即尊位，是为孝宣帝。帝初即位，(帝)[下]诏曰：^[6]“故皇太子在湖，未有号谥，岁时祠，其议谥，置园邑。”有司奏请：“礼‘为人后者，为之子也’，故降其父母不得祭，^①尊祖之义也。陛下为孝昭帝后，承祖宗之祀，制礼不逾闲。^②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，^③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，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。^④谥法曰‘谥者，行之迹也’，愚以为亲谥宜曰悼(皇)，母曰悼后，^[7]比诸侯王园，置奉邑三百家。故皇太子谥曰戾，置奉邑二百家。史良娣曰戾夫人，置守冢三十家。园置长丞，周卫奉守如法。”以湖闾乡邪里聚为戾园，^⑤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，广明成乡为悼园。皆改葬焉。

①师古曰：“谓本生之父母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闲犹限也。”

③文颖曰：“位，冢位也。”师古曰：“行音下更反。”

④如淳曰：“亲谓父也。”

⑤(师古)孟康曰：^[8]“闾，古闾字，从门中𠂔。建安中正作(闻)[闾]。”师古曰：“𠂔，举目使人也。𠂔音许密反。闾字本从𠂔，其后转讹误，遂作门中受耳。而郭璞乃音汝授反，盖失理远耳。”

后八岁，有司复言：“礼‘父为士，子为天子，祭以天子’。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，立庙，因园为寝，以时荐享焉。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，以为奉明县。尊戾夫人曰戾后，置园奉邑，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。”

齐怀王闾与燕王旦、广陵王胥同日立，皆赐策，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，曰：“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^①庙立子闾为齐王，^②曰：乌呼！小子闾，受兹青社。^③朕承天序，惟稽古，建尔国家，^④封于东土，世为汉藩辅。乌呼！念哉，共朕之诏。^⑤惟命不于常，^⑥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；义之不图，俾君子息。^⑦悉尔心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；^⑧厥有愆不臧，乃凶于乃国，而害于尔躬。^⑨呜呼！保国人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！”^⑩闾母王夫人有宠，闾尤爱幸，立八年，薨，无子，国

除。

①师古曰：“张汤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于庙授策也。”

③张晏曰：“王者以五色土为太社，封四方诸侯，各以其方色土与之，苴以白茅，归以立社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言考于古道而立子为王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共读曰恭。言敬听我诏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言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，善则得之，恶则失之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言人若好德，则能明显有光辉；若不图于义，则君子懈怠，无归附之者。图，谋也。俾，使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能尽尔心，信执中和之(得)[德]，^[9]则能终天禄者也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臧，善也。乃，汝也。”

⑩师古曰：“保，安也。乂，治也。与读曰欤。”

燕刺王旦赐策曰：“呜呼！小子旦，受兹玄社，建尔国家，封于北土，世为汉藩辅。呜呼！薰鬻氏虐老兽心，以奸巧边眚。^①朕命将率，徂征厥罪。^②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有二帅，^③降旗奔师。^④薰鬻徙域，^⑤北州以妥。^⑥悉尔心，毋作怨，毋作隄德，^⑦毋乃废备。^⑧非教士不得从征。^⑨王其戒之！”

①服虔曰：“薰鬻，尧时匈奴号也。”孟康曰：“眚音萌。”师古曰：“虐老，谓贵少壮而食甘肥，贱者老而与粗恶也。兽心，言贪暴而无仁义也。眚，庶人。薰音勳。鬻音育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徂，往也。”

③张晏曰：“时所获三十二帅也。”

④如淳曰：“昆邪王偃其旗鼓而来降也。”

⑤张晏曰：“匈奴徙东。”

⑥孟康曰：“古绥字也。”臣瓚曰：“妥，安也。”师古曰：“瓚说是也。妥音他果反。”

⑦服虔曰：“桀，薄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桀，古匪字也。匪，非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御边之备不可废。”

⑨张晏曰：“士不素习不得应召。”

旦壮大就国，为人辩略，博学经书杂说，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，招致游士。及卫太子败，齐怀王又薨，旦自以次第当立，上书求入宿卫。上怒，下其使狱。后坐臧匿亡命，削良乡、安次、文安三县。武帝由是恶旦，后遂立少子为太子。

帝崩，太子立，是为孝昭帝，赐诸侯王玺书。旦得书，不肯哭，曰：“玺书封小。”①京师疑有变。遣幸臣寿西长、孙纵之、王孺等之长安，②以问礼仪为名。王孺见执金吾广(义)[意]，③^[10]问帝崩所病，④立者谁子，年几岁。广意言待诏五柞宫，⑤宫中欢言帝崩，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，年八九岁，葬时不出临。⑥归以报王。王曰：“上弃群臣，无语言，盖主又不得见，甚可怪也。”复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言：“窃见孝武皇帝躬圣道，孝宗庙，慈爱骨肉，和集兆民，德配天地，明并日月，威武洋溢，⑦远方执宝而朝，增郡数十，斥地且倍，⑧封泰山，禅梁父，巡狩天下，远方珍物陈于太庙，德甚休盛，⑨请立庙郡国。”奏报闻。时大将军霍光秉政，褒赐燕王钱三千万，益封万三千户。旦怒曰：“我当为帝，何赐也！”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、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，诈言以武帝时受诏，得职吏事，修武备，备非常。⑩

①张晏曰：“文少则封小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之，往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郭广(义)[意]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因何病而崩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苻读与柞同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临音力禁反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洋溢，言盛多也。洋音羊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斥，开也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休，美也。”

⑩如淳曰：“诸侯不得治民与职事，是以为诈言受诏，得知职事，发兵为备也。”

长于是为旦命令群臣曰：“寡人赖先帝休德，^①获奉北藩，亲受明诏，职吏事，领库兵，饬武备，^②任重职大，夙夜兢兢，子大夫将何以规佐寡人？且燕国虽小，成周之建国也，^③上自召公，下及昭、襄，^④于今千载，岂可谓无贤哉？寡人束带听朝三十余年，曾无闻焉。其者寡人之不及与？^⑤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？其咎安在？方今寡人欲矫邪防非，章闻扬和，^⑥抚慰百姓，移风易俗，厥路何由？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对，寡人将察焉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休，美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饬读与勅同。饬，整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自周以来即为燕国，言以久远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召公，谓召公奭也。昭、襄，六国时燕之二王也。召读曰邵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与读曰欤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桥，正也。章，表也。桥与矫同，其字从手也。”

群臣皆免冠谢。郎中成轸谓旦曰：“大王失职，独可起而索；不可坐而得也。^①大王壹起，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。”旦曰：“前高后时，伪立子弘为皇帝，诸侯交手事之八年。^②吕太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迎立文帝，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。我亲武帝长子，反不得立，上书请立庙，又不听。立者疑非刘氏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失职，谓当为汉嗣而不被用也。索，求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交手，谓拱手也。”

即与刘泽谋为奸书，言少帝非武帝子，大臣所共立，天下宜共伐之。使人传行郡国，以摇动百姓。泽谋归发兵临淄，与燕王俱起。旦遂招来郡国奸人，赋敛铜铁作甲兵，数阅其车骑材官卒，建旌旗鼓车，旄头先毳，^①郎中侍从者著貂羽，黄金附蝉，^②皆号侍中。旦从相、中尉以下，勒车骑，发民会围，大猎文安县，以讲士马，须期日。^③郎中韩义等数谏

且，旦杀义等凡十五人。会鲋侯刘成知泽等谋，^④告之青州刺史隼不疑，不疑收捕泽以闻。天子遣大鸿胪丞治，连引燕王。有诏弗治，而刘泽等皆伏诛。益封鲋侯。

①师古曰：“毆与驱同。”

②晋灼曰：“以翠羽饰冠也。”师古曰：“貂羽，以貂尾为冠之羽也。附蝉，（谓）[为]金蝉以附冠前也。^{〔11〕}凡此旒头先驱，皆天子之制。而貂羽附蝉，又天子侍中之饰，王僭为之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讲，习也。须，待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鲋侯，菑川靖王子也。鲋音步丁反。”

久之，旦姊鄂邑盖长公主、^①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有隙，皆知旦怨光，即私与燕交通。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馀辈，多赍金宝走马，^②赂遗盖主。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与交通，数记疏光过失与旦，令上书告之。桀欲从中下其章。^③旦闻之，喜，上疏曰：“昔秦据南面之位，制一世之命，威服四夷，轻弱骨肉，显重异族，废道任刑，无恩宗室。其后尉佗入南夷，陈涉呼楚泽，^④近狎作乱，内外俱发，^⑤赵氏无炊火焉。^⑥高皇帝览踪迹，观得失，见秦建本非是，故改其路，规土连城，布王子孙，^⑦是以支叶扶疏，异姓不得间也。^⑧今陛下承明继成，^⑨委任公卿，群臣连与成朋，非毁宗室，^⑩朕受之诉，日聘于廷，恶吏废法立威，主恩不及下究。^⑪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，见留二十年不降，还置为典属国。^⑫今大将军长史敞无劳，为搜粟都尉。^⑬又将军都郎羽林，^⑭道上移辟，^⑮太官先置。^⑯臣旦愿归符玺，入宿卫，察奸臣之变。”^⑰

①张晏曰：“食邑鄂，盖侯王信妻也。”师古曰：“为盖侯妻是也，非王信。信者，武帝之舅耳，不取鄂邑主为妻，当是信子顷侯充耳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走马，马之善走者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下音胡稼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呼音火故反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狎，习也。近习之人，谓赵高也。”

⑥韦昭曰：“赵，秦之别氏。”师古曰：“无炊火，言绝祀也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规，画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间音工莧反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承圣明之后，继已成之业。”

⑩师古曰：“与谓党与也。”

⑪师古曰：“究，竟也。言不终究于下。”

⑫师古曰：“亶音但。”

⑬师古曰：“杨敞也。”

⑭张晏曰：“都试郎、羽林也。”师古曰：“都，大也，谓大会试之。汉光禄掾令‘诸当试者，不会都所，免之’。”

⑮如淳曰：“移犹传也。”

⑯师古曰：“昭纪云‘许令人为燕王旦上书’，又云上曰‘朕知此书诈也。将军都郎属耳，燕王何以得知之？’而此传乃云旦自上疏，此下又云帝觉有诈，遂亲信光，参错不同，疑此传为误。”

是时昭帝年十四，觉其有诈，遂亲信霍光，而疏上官桀等。桀等因谋共杀光，废帝，迎立燕王为天子。旦置驿书，往来相报，许立桀为王，外连郡国豪桀以千数。旦以语相平，平曰：“大王前与刘泽结谋，事未成而发觉者，以刘泽素夸，好侵陵也。平闻左将军素轻易，车骑将军少而骄，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，又恐既成，反大王也。”旦曰：“前日一男子诣阙，自谓故太子，长安中民趣乡之，^①正欢不可止，^②大将军恐，出兵陈之，以自备耳。我帝长子，天下所信，何忧见反？”后谓群臣：“盖主报言，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。^③今右将军物故，^④丞相病，幸事必成，征不久。”令群臣皆装。

①师古曰：“乡读日向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人众既多，故欢哗也。”

③张晏曰：“天水人也，字稚叔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谓死也。”

是时天雨，虹下属宫中^①饮井水，(水泉)[井水]竭。^[12]厕中豕群出，坏大官灶。^②乌鹄斗死。鼠舞殿端门中。^③殿上户自闭，不可开。天火烧城门。大风坏宫城楼，折拔树木。流星下堕。后姬以下皆恐。王惊病，使人祠葭水、台水。^④王客吕广等知星，为王言“当有兵围城，期在九月十月，汉当有大臣戮死者。”语具在五行志。

①师古曰：“属犹注也，音之欲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厕，养豕圉也。圉音胡困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端门，正门也。”

④晋灼曰：“地理志葭水在广平南和，台水在雁门。”师古曰：“葭音家。台音怡。”

王愈忧恐，谓广等曰：“谋事不成，妖祥数见，兵气且至，奈何？”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，告之，由是发觉。丞相赐玺书，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左将军桀等，皆伏诛。旦闻之，召相平曰：“事败，遂发兵乎？”平曰：“左将军已死，百姓皆知之，不可发也。”王忧懣，^①置酒万载宫，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。王自歌曰：“归空城兮，狗不吠，鸡不鸣，横木何广兮，固知国中之无人！”^②华容夫人起舞曰：“发纷纷兮置渠，^③骨籍籍兮亡居。^④母求死子兮，妻求死夫。裴回两渠间兮，君子独安居！”^⑤坐者皆泣。

①师古曰：“懣音满，又音网，解在司马迁传。”

②苏林曰：“广音旷。”臣瓚曰：“术，道路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广读如本字。此歌意，言身死之后，国当空也。”

③孟康曰：“置音罽。发历罽挂岸也。”臣瓚曰：“置塞沟渠。”师古曰：“瓚说是也。置音徒(一)[千]反。”^[13]

④师古曰：“籍籍，从横貌也。居，处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置酒之宫，池沼所在，其间有渠，故即其所见以为歌辞也。”

有赦令到，王读之，曰：“嗟乎！独赦吏民，不赦我。”因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，王曰：“老虏曹为事当族！”^①欲自杀。左右曰：“党得削

国，^②幸不死。”后(妃)[姬]夫人共啼泣止王。^[14]会天子使使者赐燕王玺书曰：“昔高皇帝王天下，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。先日诸吕阴谋大逆，刘氏不绝若发，赖绛侯等诛讨贼乱，尊立孝文，以安宗庙，非以中外有人，表里相应故邪？樊、郿、曹、灌，携剑推锋，^③从高[皇]帝垦菑除害，^[15]耘耨海内，^④〔当此之时，头如蓬葆〕，^⑤^[16]勤苦至矣，然其赏不过(诸)[封]侯。^[17]今宗室子孙曾无暴衣露冠之劳，裂地而王之，分财而赐之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。今王骨肉至亲，敌吾一体，^⑥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，亲其所疏，疏其所亲，有逆悖之心，无忠爱之义。如使古人有知，当何面目复(举)[奉]齐耐见高祖之庙乎！”^⑦^[18]

①师古曰：“曹，辈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党音他朗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樊、郿、曹、灌等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菑，古灾字。”

⑤服虔曰：^[19]〔头久不理，如蓬草羽葆也。〕师古曰：“草丛生日葆，音保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言若四肢之一也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古人谓先人。”

旦得书，以符玺属医工长，^①谢相二千石：“奉事不谨，死矣。”即以绶自绞。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。天子加恩，赦王太子建为庶人，赐旦溢刺王。旦立三十八年而诛，国除。

①师古曰：“属，委也。医工长，王官之[主]医者也。^[20]属音之欲反。”

后六年，宣帝即位，封旦两子，庆为新昌侯，贤为(定安)[安定]侯，^[21]又立故太子建，是为广阳顷王，二十九年薨。子穆王舜嗣，二十一年薨。子思王璜嗣，二十年薨。子嘉嗣。王莽时，皆废汉藩王为家人，嘉独以献符命封扶美侯，赐姓王氏。

广陵厉王胥赐策曰：“呜呼！小子胥，受兹赤社，建尔国家，封于南土，世世为汉藩辅。古人有言曰：‘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扬

州保强，^①三代要服，不及以正。’^②呜呼！悉尔心，祇祇兢兢，乃惠乃顺，^③毋桐好逸，毋迕宵人，^④惟法惟则！^⑤书云‘臣不作福，不作威’，^⑥靡有后羞。王其戒之！”^⑦

①李奇曰：“保，恃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要服，次荒服之内者也。正，政也。要音一遥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祇祇，敬也。兢兢，慎也。言当慈惠于下，忠顺于上也。”

④应劭曰：“无好逸游之事，迕近小人也。”张晏曰：“桐音同。”师古曰：“桐音通。桐，轻脱之貌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言当依法则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周书洪范云‘臣无有作威作福也’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言宜戒慎，勿令后有羞辱之事也。”

胥壮大，好倡乐逸游，力扛鼎，^①空手搏熊彘猛兽。动作无法度，故终不得为汉嗣。

①师古曰：“扛，举也，音江。”

昭帝初立，益封胥万三千户，元凤中入朝，复益万户，赐钱二千万，黄金二千斤，安车驷马宝剑。及宣帝即位，封胥四子圣、曾、宝、昌皆为列侯，又立胥小子弘为高密王。所以褒赏甚厚。

始，昭帝时，胥见上年少无子，有觊欲心。^①而楚地巫鬼，^②胥迎女巫李女须，使下神祝诅。^③女须泣曰：“孝武帝下我。”左右皆（服）[伏]。^④^[22]言“吾必令胥为天子。”胥多赐女须钱，使祷巫山。^⑤会昭帝崩，胥曰：“女须良巫也！”杀牛塞祷。^⑥及昌邑王征，复使巫祝诅之。后王废，胥寝信女须等，^⑦数赐予钱物。宣帝即位，胥曰：“太子孙何以反得立？”复令女须祝诅如前。又胥女为楚王延寿后弟妇，数相愧遗，通私书。^⑧后延寿坐谋反诛，辞连及胥。有诏勿治，赐胥黄金前后五千斤，它器物甚众。胥又闻汉立太子，谓姬南等曰：“我终不得立矣。”乃止不诅。后胥子南利侯宝坐杀人夺爵，还归广陵，与胥姬左修奸。事发觉，系狱，弃市。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，^⑨奏可。胥复使巫祝诅如前。